

新体系档案学系列规划教材

总主编 丁海斌

档案逻辑管理学

主编 华 林 苏晓轩 倪丽娟

DANGAN
LUOJI
GUANLIXUE

■ 辽宁大学出版社

新体系档案学系列规划教材

总主编 丁海斌

档案逻辑管理学

DANGAN LUOJI GUANLIXUE 主 编 华 林

苏晓轩

倪丽娟

副主编 赵丽清

■ 辽宁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档案逻辑管理学/华林, 苏晓轩, 倪丽娟主编.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2. 6
新体系档案学系列规划教材/丁海斌总主编
ISBN 978-7-5610-6767-3

I. ①档… II. ①华… ②苏… ③倪… III. ①档案管理学—教材 IV. ①G2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26114 号

出版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印刷者: 辽宁彩色图文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6.75
字 数: 31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祝恩民 邓艳艳
封面设计: 邹本忠 韩 实
责任校对: 齐 悅

书 号: ISBN 978-7-5610-6767-3
定 价: 35.00 元

联系电话: 024-86864613
邮购热线: 024-86830665
网 址: <http://www.lnupshop.com>
电子邮件: lnupress@vip.163.com

“新体系档案学系列规划教材” 编写者单位

辽宁大学
国家档案局档案教育中心
武汉大学
吉林大学
南开大学
河北大学
山东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黑龙江大学
上海大学
辽宁科技学院
上海师范大学
郑州大学
安徽大学
湘潭大学
广西民族大学
天津师范大学
扬州大学
南昌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西藏民族学院
中国医科大学

《档案逻辑管理学》编委会

总主编：丁海斌

主 编：华 林 苏晓轩 倪丽娟

副主编：赵丽清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海斌 王志宇 华 林 任 越

苏晓轩 赵丽清 倪丽娟 曹 宇

潘稚巧

档案学的生机在于创新（丛书总序）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流行着小平同志的一句话：“发展就是硬道理”。对任何国家或一项事业来说，停滞就是倒退，停滞就是死亡，一切事物的生机都在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项事业都在迅猛的发展之中，档案学研究也是如此。近30多年，无疑是中国档案学自产生以来，最为辉煌的黄金发展期。

学术研究的发展，在于创新。中国档案学的发也来源于创新。创新在不断进行中，创新也在不断探索中。我们在探索中不断深化对学术创新的认识，我们在探索中不断回答如下问题：我们为什么创新？我们怎样创新？我们创新什么？这也是本套丛书的基本任务。

一、我们为什么要创新？

事有必至，理有必然。对于中国档案学者来说，学术创新来源于两个基本动因：

第一，创新是中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要求。

按照我的理解，中国档案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发生时期（近代）的片面中国化、机关化阶段、建国初期的片面苏联化和实践催发阶段、改革开放后的从中西混杂到全面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片面性是指学科研究对象的单一性——机关文书档案管理、学科取向的单一性——解决操作问题和学术来源的单一性——单纯本土化。其中，第一个特征影响深远，它始终是中国档案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以至于我们的“档案管理学”实际上是“文书档案管理学”；解决操作问题，是档案学研究的基本动因，所以，它必然是档案学研究初期的基本取向；而本土化一方面源于中国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源于早期对外联系的匮乏（这个方面在这一阶段的后期有所改观）。

第二阶段的片面性是指学术来源的单一性——苏联档案学，这种片面性使建国初期的档案学理论与蓬勃发展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之间发生了严重悖离。但实践的发展给中国档案学创新以巨大的推动力，新中国自己的档案学在苏联

课本之外的实践中找到了发展的肥沃土壤，形成了一些基本概念和观念。但小苗青青在“文革”的热浪中枯萎了，停止了成长。这一时期对苏联档案学的引进，其重要功劳是部分理性成果的输入，如“全宗理论”。它使档案学不仅仅停留在操作层面，我们也开始接触了一种叫做“理论”的东西。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这是一个中国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国档案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开放初期，中国档案学就如同改革开放的中国一样，开门迎客，来者蜂拥。同时，我们也开始了较大规模地向相近学科学习的阶段，模仿、移植比比皆是。中国档案学的研究者们一时不辨良莠，眼花缭乱，消化不良，一时间也不觉有些迷失了自我。但是，对自我的寻找和确立是主体与生俱来的主体意识。在经历了一段“烟红露绿晚风香”、“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后，必然是进入寻找自我的阶段，然后渐趋达到“途我自在”的境界。21世纪以来，中国档案学渐渐进入具有独立自我意识、具有独立主体内涵的全面发展阶段。

中国档案学界曾给人一种归属感和主体性较差的感觉。这与中国档案学曾经的不成熟、不成型（缺乏具有自身体系特点的科学范式）有关。经过以上三个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档案学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新的整合、新的体系，必须也必将逐步建立起来。

第二，创新是中国档案工作实践发展的时代要求。

当今的时代，有两大基本特征：一个是中国的特征，即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后的大发展时代；另一个是世界的特征，即信息时代的到来。这两大时代特征，强力地影响着中国档案工作的实践，也强烈地影响着中国的档案学研究。它们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档案事业的面貌，也正在改变并将更大、更深入地改变中国的档案学研究。实践要求我们不得不拓展我们的研究范围，从国家战略到虚拟理论、电子文件管理系统，再到云计算等等，它们无法回避地渐次走进我们的研究视野中，它们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档案学人的使命。

二、我们怎样创新？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即我们是由那些人组成的？我们秉承什么样的学术传统？我们在学术创新上有什么优势和不足？

我们这支队伍人数众多，但学术爱好者居多，专业研究者不多，而具有较高学术修养和实践基础的专业研究者则更是少得可怜。我们这支队伍还存在着先天不足——中国档案学的开创者们多来自实践部门，严重缺乏学术修养和哲学理性，使我们的学术体系和学术方法在形成期就缺乏严密性、规范性，更遑论形成独具特色的学术范式。在我主持或参与的研究生课堂讨论、学术会议讨

论等过程中，我发现各种错误大面积地出现在档案界所谓的学术文章、学术话语甚至正式文件中，一些违背基本科学原理的低级错误也比比皆是。缺乏良好的学术训练、缺乏丰富的实践基础，是这些文本作者的通病。

在以上情形之下，中国档案学的创新要着重强调以下三点：

第一，学术理性的统领。

在经历了三个阶段近百年的发展之后，中国档案学应更加强调学术理性的统领。新世纪的中国档案学应不再是对其他学科、其他国家相关理论的模仿、引进甚至移植，而是在哲学理性的统领下的独立创新；不再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粗制滥造。

无须讳言，中国档案界很少使用“科学精神”、“科学理性”之类的词汇，多数作者也不能真正明了它们的实质内涵。未经验证的假说、没有事实依据的猜想，甚至信口雌黄的胡说，充斥了我们所看到的刊物版面。如果您进行一次关于理性准则的调查问卷，能回答出的人一定寥寥。

学术的真实，来源于正确的逻辑和准确的事实，来源于遵守正确的理性准则。作为理性准则的方法论原理体现了理性活动的本质特征，它们反映了科学认识的基本性质。

在所有的理性准则中，我认为在中国档案学术界尤其要强调两点：

一是要普及理性信念，即普及普遍的哲学原理和科学原理，它是我们遵循基本学术研究规律、不犯常识性错误和提高理论高度的前提。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物理上的真实的东西一定是逻辑上简单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在基础上具有统一性。”（《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80页）。理性信念构成了科学世界观，没有这种世界观的统领，我们就有可能犯试图发明“永动机”一类的错误。

二是可检验性原则。科学假说在原则上应当是可检验的，即它与某种或某些经验现象相关联。无法与经验现象相关联的假说都只是一种想象。档案学是一种实践指向很强的学问，可检验性原则的运用意义重大。

结合运用理性信念和可检验性原则，是本丛书学术创新的重要出发点。比如：笔者从哲学的基本问题出发，探讨了档案世界中的物质与意识，并将其与档案管理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总结出“档案的物理管理和逻辑管理”的理论，为研究和认识档案管理提供了一种新颖的符合哲学基本原理的学术视角和理论体系。

第二，实践——事实与需求的指引。

社会活动的具体事实是学术发展的基本养料，实践需要是学术进步的基本动力源泉。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在经济起飞、社会发展之后，需要

也必然出现学术的繁荣。社会实践的跨越式发展为中国学术形成新观点、新学说、新理论提供了难得机遇，档案学界亦然。中国档案学术界有必要就中国档案事业的快速发展给出一个富有说服力的“说法”。如果能够给出这样一个“说法”——具有充分解释力和理论高度的理论和学说，那么，不仅意味着中国档案事业的继续发展具有了理论支撑，而且意味着中国档案学获得了新的生机。

第三，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中国档案学经历了一个从单一来源到多元化的过程。目前，虽然多元化的特征已经存在，但单一来源的影响还很大。加之科学精神的匮乏，使得我们的学术研究较少争鸣和交流，应有的学术批评也很少见，偶有的争鸣也大多缺少学术规范，使得学术研究缺乏生机盎然的局面。

讲求科学理性、积极参与实践、加强交流和争鸣，是本丛书写作的初衷之一。所谓：所述或然简陋，但求蕴涵生机。

三、我们创新什么？

在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之后，在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当代档案学的创新，应强调提升理性和贴近实践。

第一，要提升理性，重点要创新具有本学科独特性的知识体系和逐步形成本学科的学术范式，它们决定了中国档案学的理论高度，可以使档案学成为独立于中华学术之林的学术奇葩。

本丛书中的《档案学的哲学与历史学原论》、《档案学概论》、《档案管理学教程》（上、下册）、《电子文件管理基础教程》等，以档案世界的物质与意识的组成与作用为基本出发点，以档案世界的空间和时间理论为重要理论基础，以档案的物理管理和逻辑管理为基本理论内涵，并贯穿了档案虚拟理论、档案事业体系论等档案学新思想、新理念，欲达到提升档案学体系之理性水平的目的。在某些方面，我们的创新具有革命性。《档案学的哲学与历史学原论》一书是本丛书中纲领性的著作，它是上述理论创新的集中阐述者；《档案学概论》在框架上虽然仍保持了传统“档案学概论”的模式，但其主要内容做出了较大的更新；特别本丛书的《档案管理学教程》，采取了笔者所提出来的逻辑管理、物理管理的体系，它按照档案管理活动中的物质工具和意识工具，对档案管理活动进行了新的分类与梳理，新角度、新视野、新体系，这个新角度不是认识问题唯一的角度，但它在传统的过程论角度外，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有益的角度，实现了档案管理学的多元视角；《电子文件管理基础教程》是笔者主编（或独著）的第四部关于电子文件管理的高等学校教材，保持和提升了原有的

创新体系；《档案学名著导读》则是由一支年轻化、高学历的写作团队编写的中国第一部中外档案学名著导读著作。

第二，要贴近实践，就是要使我们的研究来源于实践、检验于实践并能够指导实践，它决定了档案学的生命力。

结合科学理性，本丛书强调了贴近实践，加强了教材的实用性，特别是《档案管理学教程》、《电子文件管理基础教程》、《秘书学教程》、《公文管理教程》、《档案开发利用教程》等教材，我们尤其强调了它们的实际操作意义，力求更加贴近实践。如：《公文管理教程》以政府以及企事业单位的公文管理为视角，以公文形成、流转与管理的流程为线索，对电子政务环境下的公文管理进行系统研究，为读者提供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实践工作指南；《档案开发利用教程》除通过对档案开发利用的理论阐述、方法介绍和专题强化外，还特别强调案例的分析和探讨，加强专业知识的适用性，使读者进一步提高实践操作能力；《档案编纂实用教程》则注重操作方法的指导。

认识是不断建构的产物。本丛书编写过程中，在档案界同仁大量有价值的成果中吸取了丰富养料。在此，特向这些学者表示敬意和感谢。



2011年8月

目 录

第一章 档案逻辑管理概述	1
第一节 档案逻辑管理的几个基本问题	1
第二节 档案逻辑管理的两个历史阶段	4
第二章 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	10
第一节 我国档案工作基本原则的历史发展	10
第二节 我国档案工作基本原则的内涵	12
第三章 档案的归档与接收	19
第一节 档案归档与接收概述	19
第二节 单位文件材料归档	22
第三节 档案馆档案的接收与征集	29
第四章 档案的分类与整理	38
第一节 档案的分类	38
第二节 档案的整理	50
第五章 档案的鉴定	59
第一节 档案鉴定工作的内容与意义	59

第二节 档案鉴定的原则和标准	63
第三节 档案保管期限表	70
第四节 档案鉴定工作制度的确立与执行	75
第六章 档案的检索与利用	88
第一节 档案的检索	88
第二节 档案的提供利用工作	109
第七章 档案的编研	133
第一节 档案编研工作概述	133
第二节 记述类档案成果的编研方法	137
第三节 汇编类档案成果的编研方法	146
第八章 档案的登记和统计	163
第一节 档案登记和统计工作概述	163
第二节 档案统计工作的基本方法	167
第三节 档案登记的基本形式和内容	176
第四节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统计工作	184
第九章 数字档案管理系统的逻辑管理	189
第一节 数字档案管理系统发展概述	189
第二节 数字档案管理系统对文件的逻辑管理	193
第三节 数字档案管理系统的运行结构	198
第四节 数据仓库中对数字档案元数据的逻辑管理	202

目 录

第十章 数字档案的逻辑防护	209
第一节 危害数字档案信息安全的因素	209
第二节 数字档案管理系统的安全防护手段	211
第三节 数字档案信息的本地防护手段	216
第四节 数字档案信息的网络防护手段	224
第十一章 档案法规体系	228
第一节 档案法规体系概述	228
第二节 档案法规体系的构成	231
参考文献	247
后 记	252

第一章 档案逻辑管理概述

本章提示：

本章是学习档案逻辑管理的起点，共分两节。第一节回答了档案逻辑管理的概念，档案逻辑管理的本质——虚拟管理，档案逻辑管理的工作流程与逻辑管理工具的制作，档案逻辑管理的核心——规则及其理解；第二节从我国档案管理的发展史出发，介绍了档案逻辑管理的两个历史阶段——手工时代和数字时代。

第一节 档案逻辑管理的几个基本问题

一、概念与本质

(一) 逻辑管理的概念与意义

任何管理活动都会有管理工具，任何管理工具都有物质与意识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我们可以因档案管理工具的存在形态——物质的或意识的，将档案管理活动区分为物理管理和逻辑管理。制造和使用物质性工具的档案管理活动（如建设和使用、维护档案库房，参与制作和使用柜架、卷盒、消毒柜，使用计算机等），我们称之为物理管理；创造和使用意识性工具（如制定和使用分类方案、保管期限表、软件系统及其他各种法规制度等），我们称之为逻辑管理。具体地说，逻辑管理的工具形态是意识性的，它通过大脑的思维虚拟转变而来，并通过符号载体转化为规则虚拟。即：通过思维产生思想，通过符号表达思想，思想的组合最终成为指导档案管理活动的规则。

物理管理和逻辑管理的划分方法，不同于以往的按照档案管理程序划分档案管理的方法（即将档案管理划分为收集、整理、保管、统计、服务利用、信息开发等环节），也不同于按照管理对象划分档案管理的方法（即将档案管理划分为实体管理与信息管理），而是以管理活动自身的存在方式，具体地说是以管理活动的工具形态（物质的与意识的）来作为划分标准。这是一种不同于

上述两种划分方法的新视角，它有利于我们全面、完整、深入地认识档案管理工作。

（二）逻辑管理的本质——虚拟管理

逻辑管理的本质是虚拟管理^①，具体地说是规则虚拟管理，即逻辑管理要经过意识酝酿→形成规则→人化世界的过程。具体而言：人们首先在头脑中思考如何管理档案，思维的结果就形成了某些方式、方法；把这些方式、方法整理出来，就形成了文字性的管理规则；执行这些管理规则，就形成了一个具有人化特征的、有序的档案世界。

虚拟管理的基本特征是在实施具体的实体管理行为之前，已经以意识的、逻辑的方式在头脑中、在方案中对这种管理的种种情形做出了预设。正如马克思所说：“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许多建造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在他建筑房屋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他完成了。”^②

在头脑中、在方案上预先设定了管理的方式、方法、程序，并按照预设的方案、规则去执行，这就是逻辑管理的虚拟本质。

（三）规则及其理解

逻辑管理的核心是规则的制定和执行。那么，什么是规则呢？如何理解规则？

语言学中对规则是这样定义的：“规范；整齐，合乎一定的方式；就某一项或某一些事物所制定的书面文件。”规则经常使用在技术哲学领域，邦格将其定义为：“规则是对行动方式的规定，它说明要实现预定的目标应当如何去做。更明确地说，规则就是一种要求按一定顺序采取一系列行动以达到既定目标的说明。”“规则是行动的规范。定律是描述性和解释性的，而规则则是规范性的。所以定律有正确程度的区别，而规则只有有效程度之分。”^③

我们在这里把档案管理规则归结为：在档案管理规程中，人们遵循的各种法律、规章、章程、规程、规定、办法、守则、习惯等。它是一种在档案管理活动中具有普遍性、有效性的意识表现。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加深对档案规则的理解：（1）规则是人为制定的，它

^① 关于虚拟与虚拟管理，请参照丁海斌著：《档案学的哲学与历史学原论》，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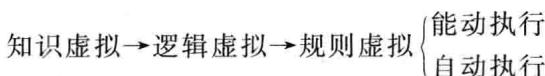
^② [德]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页。

^③ 林德宏：《规则及其哲学意义》，《江海学刊》，2006年5期。

的主体是人，没有人也就没有所谓的规则存在。（2）规则是一种规范，它指导人们怎样做，人们需要将它作为行为的准则。（3）规则必须以客观规律为依据，只有符合客观规律的规则才是合理的、有效的。（4）规则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进步和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二、档案逻辑管理的工作流程与工具制作

（一）档案逻辑管理的工作流程



第一，知识虚拟。

在进行逻辑管理前，须积累相关知识。因为知识是相关思维的前提，如果对某一事物一无所知，其相关思维也只能是空白。知识的获得有两个基本途径：学习和实践，即通过学习获得科学理论知识（间接知识），通过实践获得经验知识（直接知识）。知识储存在人的大脑中，因此，它是一种虚拟形态。

第二，逻辑虚拟。

当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相关问题时，我们会运用已知知识进行思考，思考的结果是我们获得某种解决问题的逻辑。问题相当于命令，思路相当于知识的排列组合，逻辑就是这种排列组合的最终结果。思考也是大脑的一种功能，因此，它的形态也是虚拟的。

第三，规则虚拟。

将思考获得的逻辑虚拟通过文字等符号固化在某种物质载体上并加以确认，就形成了规则。逻辑是虚拟的，符号是虚拟的，它们表达出来的规则也是一种对未来实体管理结果的预先设定。因此，规则也是虚拟的。在传统时代，规则虚拟表现为法律、规章、办法、制度，等等；在数字时代，规则虚拟表现为计算机软件系统。

第四，能动执行或自动执行。

虚拟的目的在于最终的执行。在传统时代，这种执行由人能动地执行；在数字时代，这种执行由计算机自动执行。人的能动性有可能具有创造性，但也有可能带来种种偏差；计算机的自动性具有机械的严格性，但其僵化的缺点可以通过对系统的完善加以改变。

（二）档案逻辑管理工具的制作

档案逻辑管理工具是预设的，这种预设首先是在头脑中，其后表现在它们被预先制作。制作档案逻辑管理工具是档案工作中最为重要、最具挑战性和科学性的工作，是一种具有高度脑力劳动特征的工作。它们包括制定档案归档办

法、制定档案接收范围、制定档案分类方案、制定档案管理期限表、制作档案编研作品，与相关技术人员合作制作档案管理软件及制定其他各种制度、规则、办法等。

逻辑管理工具的制作根据其适用范围而有所不同，不同的档案逻辑管理工具由不同的部门负责制作与修订。具体地说，档案逻辑管理工具可以根据其适用范围分为通用性逻辑工具和特殊性逻辑工具。通用性逻辑工具还可分为广义通用性逻辑管理工具和行业通用性逻辑管理工具，如《中国档案分类法》属于广义通用性逻辑管理工具，《高校档案分类法》属于行业通用性逻辑管理工具。广义通用性逻辑管理工具一般由相应的国家高级权力部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办公厅等）和国家档案工作行政管理机构（国家档案局）等负责制定、颁布；行业通用性逻辑管理工具一般由行业主管机构（如教育部等）负责制定、颁布。特殊性逻辑管理工具则是具体管理部门根据本部门、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和使用的档案逻辑管理工具，它们的针对性很强又广泛存在，如××单位档案管理制度、××单位档案归档范围等。特殊性逻辑管理工具的制作和使用者主要是广大基层档案管理工作者。

部分逻辑管理工具需要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参与，如计算机软件系统。它们可以在部分档案工作者参与设计、指导的情形下，由某些厂家制作，然后在广大的档案管理部门中推广使用。

档案逻辑管理的制作是档案管理工作中最为关键、最具纲领性的环节，而在档案管理工作中运用和修订这些逻辑工具，也是极为重要的。它是档案日常工作中的关键环节，是考验和发挥档案管理工作者个体能动性的重要手段。在数字时代，由于计算机和互联网是一个虚拟的逻辑世界，档案逻辑管理工作的地位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特别是计算机软件系统，应该是档案逻辑管理工具的集合，人的逻辑意志由一种特殊的机器强制性地体现了出来。

第二节 档案逻辑管理的两个历史阶段

档案工作经历了传统和数字两个历史阶段，我们可以根据逻辑符号的使用方式称之为手工和数字两个时代。在这两个时代里，档案逻辑管理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总体上表现为不断进化的过程。

一、手工时代的档案逻辑管理

在传统手工时代，档案管理法规的演变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